



# 小说里的偶然性

顾农

小说家很喜欢抓住偶然性大做文章。法国作家莫泊桑《项链》里的女主人公路瓦栽夫人因一串项链弄得债台高筑,家道中衰,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位美女倒霉的关键是她应邀参加了一次舞会,离开会场时她在匆忙中丢了那串向老朋友佛来思节夫人借来的价值数万法郎的高级项链,为了赔偿,她和丈夫吃了整整十年苦头;十年后她与佛来思节夫人重逢,这才得知当年被她弄丢的那串宝贝原来是一件并不值多少钱的赝品!

如果不举行那场舞会,或者虽然举行舞会却并不邀请路瓦栽夫妇,或者路瓦栽先生在接到邀请后秘而不宣,或者路瓦栽夫人得知这一邀请后决定不去参加,或者虽去参加就只戴一朵鲜花而不去借用高级项链,或者在舞会结束时她心态平静,没有在慌乱中丢失项链……总之,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凑巧,也许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

而如果路瓦栽夫人没有重新遇见佛来思节夫人,这位可怜人将永远不会知道那串丢了的项链其实只值五百法郎,她的内心深处也许还相对平静,而不至于显得那样可怜可笑。十年前她的表现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既然弄丢了朋友的宝贝,当然要还,为此辛苦十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好自认倒霉,努力还债。一次偶然的相遇让路瓦栽夫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免会感到这实在太窝囊了!先前,路瓦栽夫人讲究诚信、苦熬苦受的勇敢和果断本可以赢得读者相当的尊重与同情,可读到小说结尾,忽然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颇近于活该——谁叫她那样虚荣呢!

路瓦栽夫人一生中的这两个关键时刻,显然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偶然性的背后往往总会有些更深刻的原因在起作用。路瓦栽夫人不幸的根源在于她严重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来的想入非非,在于她那种病态的心理。这位普通公务员的妻子对自己的美貌感觉过于良好,始终幻想凭借这一本钱能过上高雅奢华的生活,平常不知做过多少富贵荣华的白日梦——甚至在过了十

年的清贫生活之后,她还念念不忘昔日的荣光:“有时候她丈夫还在办公,她坐到窗前,就想起从前那次晚会,在舞会上她是多么美丽,真是出够了风头。”她完全没有想到应当总结教训,仍然陷在虚荣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

知道了那串钻石项链原来是假的以后,前文中的许多情节都有了新的意味。路瓦栽夫人去借项链时东挑西拣,高级的都没有看中,偏偏选了一件假货,佛来思节夫人十分爽快地就同意借出;后来听说弄坏了一点,正在修理(其实是丢了),这位阔太太毫不着急。当路瓦栽夫人去还项链时,她还装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己可能要用——这无非是拿穷朋友开玩笑,事实上她根本没有打开盒子查看。这才是贵夫人的架势。路瓦栽夫人成天梦想过高雅奢华的生活,她对此其实一窍不通。丢了项链以后,如果路瓦栽夫人将事情向佛来思节夫人和盘托出,顶多赔上五百法郎,这是比较容易承担的;但她的虚荣心决定了她一定不肯在旧友面前丢架子,她宁可硬充英雄好汉赔偿一串真珠宝。

性格就是必然性,性格同偶然性一相遇,往往就有了故事。单是性格上有某种弱点,问题还不小,就怕碰上特殊情况。路瓦栽夫人遇上了一个可以让她大出风头的机会,她热情高涨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于是就非倒霉不可了。

偶然性在戏

剧和小说里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情形也是如此。《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市》描写潘金莲初见西门庆的情形道:……当日武大郎将次归来,那妇人惯了,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也是合当有事,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自古道“没巧不成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正,却好打在那人头上……

这一偶然事件引出下文一系列的故事来:王婆说风情,潘金莲通奸杀夫,何九送丧,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解送东平府……如果潘金莲没有失手滑落叉竿,或者被砸了一下的不是西门大官人,那恐怕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根本不爱丈夫的潘金莲既然不想好好跟武大郎过普通日子,她的婚外情大约是早晚要发生的,但如果不是出现了小说中写到的那种特殊的偶然情况,就不至于接连出现两三条人命大案,那很可能是另一种第三者插入的故事,整个情形就完全两样了。



●格言画

杨树山画

日日走,能行万里路;时时学,能读万卷书。

——谚语

## 微书评

商皓

●刘鲁颂著《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

本书以“船”为关键词,结合杜甫存世的诗文,讲述了一代诗圣最后十年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势、典章制度、文化观念、时代风尚、人文地理以及人际关系等也穿插

其间,一个全新的、真实的杜甫形象跃然纸上。

●朱虹璇著《春逝》

朱虹璇写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命运,有着难以磨灭的坚韧与清醒。她知道那是一个幽暗的时代,但她仍然要像她笔下的人物那样,“在极微小的可能性中看见了极浩瀚的万物原理”,进而持续不断地追寻黑暗中的那一缕光。

●[西班牙]伊雷内·索拉著《我给了你眼睛,你却望向迷雾》(马科星译)

伊雷内·索拉以诸如“黎明”“正

午”“午后”“黄昏”“夜晚”的时间节点,开启了她对加泰罗尼亚民间故事、传说的全新演绎。当她一遍遍讲起故事,她就与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法国]玛丽斯·孔戴著《我母亲的母亲》(王钰婷译)

作者在72岁时写下这部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一个跨越四代女性的母系故事。小说从祖母的母亲写起,经由祖母、母亲,一路延伸至作者自己,时代在她们身上刻下印记,也推动着母女关系、女性身份、婚姻与生育不断变形、流转。

古老而神秘的丝绸之路,作为沟通古代中国与中亚、中东、欧洲等地区经济与文化的桥梁,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样文明,深刻影响着今天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和生产生活。

早在丝绸之路之前,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条“玉石之路”。西去的是丝物,东来的是美玉。处在新疆和田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个关口,就是玉门关。在汉代,玉门关位于西域与中原的分界处。

河西走廊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既长且直,形如走廊,又因地处黄河之西,故得名“河西走廊”。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从此,整个河西地区进入汉朝版图。河西走廊是古丝路的枢纽路段,连接着亚非欧的物质贸易与文化交流。

带“门”字的政区,都处在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例如福建省厦门市,地处海道下方,故名“下门”,谐音“厦门”。自古以来,厦门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也是侨民进出内陆的主要门户。广东省江门市,别称五邑,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处于承东启西的位置,是大湾区通向粤西和大西南的枢纽门户。湖北省荆门市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具备“铁、水、公、空、管(管道运输)”五位一体的现代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传说乾隆下江南时给大臣出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下联是“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其中的北通州就是今北京市通州区,南通州就是今江苏省南通市。

凡带“通”字的地名,都与交通密切相关。例如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通辽市,1918年由辽源市析置通辽县,其名即通达辽东之意。黑龙江通河县位于松花江北岸。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置大通县,因县北有大通河而得名。1914年因与甘肃省大通县重名,故更今名。吉林省通榆县,与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邻接,1958年由开通、瞻榆两县合并设置,交通便利。等等。

含“亭”“店”“站”的地名,最初很可能是古代官方驿道上的驿站,例如河北省的乐亭县、甘肃省的华亭县、河南省的驻马店市、山西省太原市的小店区、天津市津南区的小店镇等,都是围绕着古代不同时期的驿站,利用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发展起来的市镇县城。

以“渡”或“渡口”为通名的地名,如重庆大渡口,为川江重要港口。至于贵州乌江渡、赤水太平渡和云南金沙江的绞车渡,都是当年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渡口。



●华夏地名丛谭

水陆交通地名

谭汝为